

文忠集附拾遺

一





文
忠
遺拾附
(一)

撰 齊 真 顏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收有此書
據四庫提要載正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外尙有年
譜一卷附錄一卷然現行武英殿聚珍本並無年
譜及附錄粵刻聚珍本於正集及補遺十六卷外
益以年譜及道光間黃本驥所採集詩文并逸詩
文待訪目統編爲拾遺四卷故據粵刻本排印

文忠集原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于是以序其意，劉敞序。

文忠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五首

卷二

表九首

卷三

表二首

卷四

碑四首

卷五

碑四首

卷六

碑三首

卷七

文忠集 目錄

碑三首

卷八

碑二首

卷九

碑四首

卷十

墓碣墓誌二首

卷十一

書帖十首

題名五首

卷十二

序四首

卷十三

記七首

卷十四

贊一首
祭文一首

記四首

卷十五

詩二十五首

卷十六

補遺二十三首

文忠集唐顏真卿撰。真卿事迹具唐書本傳。其集見于藝文志者。有興觀集十卷。又廬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某者。採掇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沈稱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筆錄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爲後序。而宋沈所編全書皆不存。後人復分元剛之十二卷爲十五卷。以當之。迨明而流傳益罕。今世所行本。乃明萬曆中真卿裔孫允祚重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真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審。特遺文在宋散佚已多。故元剛所編亦不免缺略。今去唐益遠。而其文之見于石刻者。尙間有可採。謹詳加搜輯。得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奉使蔡州書一首。竹山聯句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

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共爲十六卷仍以劉敞序冠于簡首又真卿碑帖尚有殷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迴廟碑銘一首殘缺特甚難以刊刻至留元剛所錄禱祿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敍事之辭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真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云

文忠集卷一

唐 順真卿撰

奏議

請復七聖謚號狀

謹案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于南郊明受之于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至于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攷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壝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臘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于今行之者異于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敍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

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迺十陪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于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于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于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已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爲定謹案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案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爲孝明皇帝又案謚法聖善周聞曰宜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于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敵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于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祧遷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

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祔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于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祔遷之證假令傳祔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祔而祔祔之時然後饗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祔享宜永闕于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祔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祔同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于

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福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與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于太廟，而享于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于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回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于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勸

于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彫敝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于捐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讟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讐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翲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案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旣葬除服叔向猶議其晏今不宜懸宋書禮制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案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遇密懸而不作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尙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于遇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設禫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文忠集卷二

表

皇帝卽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旣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腳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萬縣禍盈惡稔尙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闢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答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歷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回紇効款卽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

命兼以崇班宜有懋于深功且用光于重守

讓憲部尙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辨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于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兇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明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蕃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爲歸罪闕庭愈于受擒賊手所以備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張帳同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敕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于江淮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在遂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卽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尙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

惶懼陛下縱含弘善貸不忍明刑在臣覲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爲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遷示國無刑于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爲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于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于尚書遠矣無任懇惄之至

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蠻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臣屏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于兇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爲副相東方朔舉自古賢聖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況列曹尙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僥俛就班候隙請間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徵驅聖恩頻繁固令卽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顛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冒無任懲迫屏營之至

謹詣閣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卑猶冀少回恩命停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于畢力臣某云云。

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藉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旣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

謝馮翊太守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馮翊太守以某日至郡上訖受命祗懼伏增戰越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命甘心斧鉞用倣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丘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叨幸何以克堪嘗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福過災生涓塵莫効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懸魯衛之士槃水加劍未塞深尤禦魅投荒乃爲殊造陛下識其眉目矜其要領待罪猶忝于左馮黜官不離于本秩感念恩德渝于心髓木石知變況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慙愚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兇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尙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爲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戀之至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曳履之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舊勳遂從寬宥今

批答

左輔之郡凋敝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效所謝知

謝蒲州刺史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瑣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祗承寵命伏增感惕臣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兇未殄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旣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墜履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獎無忘寢食但臣愚驚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鎮遏艱虞導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爲憂惟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爲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簪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效心勤況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于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弘不遺簪履捨其罪戾假以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臣以爲全吳舊國分閩重權煮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

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甘從南北之限苟堅怙侈爰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峘處分訖卽赴昇州卽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爲朕緝綏所謝知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動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纔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疊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恆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爲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淳至恭承寵命戴荷交馳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深常恐上塵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旣甚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拜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握鏡懸衡鑒人倫而式敍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階鳴水蒼之雜珮佇聞密啓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荆南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竊以荆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囊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明邁偉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助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施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文忠集卷三

表

謝贈官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閨門感慶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爲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闕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虢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苴麻孩提未識養于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昊卿卽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應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昊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祗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褒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言以聞

批答

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旣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思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臣子之心。敢忘于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饒衡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于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于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懼懼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于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文忠集卷四

碑

天下放生池碑銘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族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于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紇奚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燒燬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踰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烝烝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詰蓄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唉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鳳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于當時尙介祉于

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磬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寢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蹟緯武戡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鶻鶻遘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旣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祐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桀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留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憚動植依仁飛沈受獲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臣真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辰撰至大歷七年秋九月己亥自撫州刺史蒙除湖州八年秋七月戊戌于州駱駝橋東追建吳文休鐫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于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卽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

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廣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蘖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蘖澗卽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案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間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并具于記中大歷七年真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于此上真卿遂立亭于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于蘖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真卿自典校時卽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源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賓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要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真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嶧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某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渢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

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甫、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閻、司議邱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蕃、弟薦、薦、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柏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頑、顧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惠達等昧于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浦之詞、況乎茲山深邃、羣士響集、若無記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歲事銘曰：

夏后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揆、寺榜攸詢、形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它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庚迢遞、三癸嶠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羣彥惠臻、海韻鏡源、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麟、幸託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剗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况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環、字案缺二字本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烈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于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頫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悟、猶若下在脣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

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遊自免不圖要近驟至于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敕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敕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于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俟就第何得尙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玄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

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隆初卽景雲元年也。是年六月甲申改元唐隆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環拜命在丁巳未改景雲之前故曰唐隆初宰相表統言之故曰景雲環。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于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饒。彼之風俗，競趨苟簡，茅茨竹櫬，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燶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勣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勣以將軍貴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侍中。明年幸洛陽，至三嶠，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是，過歸于上，恩由于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鴻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

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連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新舊史並作十二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衣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二十一年。新舊史作二十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新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賙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誥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蹕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乂或哲或義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蠹迪檢抑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于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于論譏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然堅剛恆衛間氣星辰降芒巍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譽能文夢鳥發祥通夕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輶琅琅賦嗤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宸驟列繡裳蓬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綺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生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惟夕郎

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唯盱席寵于常責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立朋辭屬行
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旣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綰銀黃
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諑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淳察冀方總督幽薊飄飛國庠
亞相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歛莅南荒俚帥咸旣茅櫬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卽裝
略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譽譽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鄣
河東閱故汙洽流漿狂豎犯闕兇渠旣戕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讜論決決每謚王君豈常矜莊
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醑孤映縗緝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旣罷賈春仍絕糧
乃贈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喧喧
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譏靡忘豐碑堅碣萬古嘗相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
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干肇敏之業南威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
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
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
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慶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

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邊憺威稜于幽碣公卽薊公之第四子也體渾元之正性秉弘毅之高躅天予純嘏生知禮度謨謀炳邃默識沖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爲興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于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色怕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誨讓之責故能濟其勵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聽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驛騷朝廷旰食聿求虓獮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使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

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杲卿累長史袁履謙殺祿山
土門使季欽湊擒其心腹高邈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杲卿屢謙爲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
殆藉于滹池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分遺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
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
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蹙無
計歸節于祿山祿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肅宗理兵于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屢
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旣有河北之地與蔡希
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克而退公自賊逼城于東南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
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載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旣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
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
安慶緒于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絕我糧道衆咸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
于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煙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迺歸于太原是
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
馬使張用濟會于汜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迫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
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過至秋毫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

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迴避。公獨與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愁坂。公至石橋。命秉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已于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患爾。爲逆虜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于汝手。汝必死于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贊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贊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殺獲略盡。贊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煙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于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舞。因歎歎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于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懲讓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儀乘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于宋州。公之將吏皆兜櫂。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蹠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于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

德元年秋七月加資封三百戶。邇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太廟。仍圖畫于凌烟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瘳。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賚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綢各三千疋。錢三千貫。鬻麥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爲公製衣。庚申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夕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敕諭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泣而咨于王母。虔窈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醜構紛。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于恆定。祿山絕望于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罔冀。破周贊于溫沈。擒太清于覃懷。走史朝義。叛漢之衆于梁宋。救僕固賈已危之軍于瀛莫。皆意出事外。敵墜計中。天下無警旋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兄遵宜。遵行仕至將軍。累弟光琰。並不幸早世。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拜檢校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潤北節度使。涼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鉞分闢。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帥。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耀君親。入侍黼帷。峨二貂乎秦階之上。歸聯綵服。頓雙節于高堂之下。斯歎未劇。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并州同務烈于北。

齊賀拔行臺與兄荊州亦宣力于西魏咸稱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寥偏偶隘陋比之我族事則不侔真卿昔守平原困于兇羯繫公莅止獲保餘生束帶興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譏敢墜中郎之辭銘曰安史猖狂俶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惟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罔或弗滅出入忠孝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恆懷天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恩明歸節祿山震惶瀘關弗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鹵于襄應變如神兇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驤淮潰鎮定徐土翹翔服田蠻屈料揚鷹揚不有神算疇戡暴強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愆此百祥素輶反葬白驥跼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死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壠山路旁惟餘豐碑突兀連岡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文忠集卷五

碑

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夫騏驥千里之足，踣于庭唐之內。鴻鵠四海之志，輟于墜滲之羽。此倜儻奇偉之士所爲嘆息者也。取之于人在于郭君矣。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虢叔之後，春秋景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目。素絲作詠，青溪招隱，信爲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昶，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道大總管，涇、鄜、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荊州都督。謚曰忠。曾祖某，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贈鄭州刺史。父虛己，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君生而聰明，不爲戲弄之事。長而清峻，罔雜綺紈之流。辯對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于氏之出，故幼名封奴。嘉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良宰。蓋取待封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顧，行動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糟粕，爲仁罕忘于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臺卿，乃其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言于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于公庭，賀大夫于私第。美聲洋溢，時莫與京。授太常寺太祝，加敬莅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咏。潘河陽籍田之賦，顏光

祿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改授河南府參軍天寶五載大夫總度瀘之師繫君奉循陔之養南中汚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寢劇命訪秦醫太夫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強望父增嘆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於安興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祕書丞嗚呼斯人不起子不未識亦可爲長慟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絜矩之道文章之絕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將培雄風罩白石憐乎得二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卽御醫坐門其亡卽天使歸贈陳師境上推以雨露之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弔客多其文行操誥盡于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于首陽鄉大塋之側君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姿親疏行狀敍其參玄之美歎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感伏滔受遇爲人父也若斯祁奚至公其知子也如此斯文未建頽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凌虛墜翼開誠悼心望汝絕歸來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以寄零落之哀銘曰

粲粲門子菲菲國香家傳玉樹人詠金相風流小褚才貌潘郎一經自達六義名揚聞于密啓真此周行爲子道備從親路長旣銘絕壁亦奉垂堂霧露成病膏肓遂亡天向京兆墳歸洛陽江壠初流水毀寒霜茫茫蔓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文相質誰不沾裳

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彊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僖哀二伯旣納忠于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于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跡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

繕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寵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善德。朝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咸務遠圖。克開厥後。恤胤之慶。世祀宜哉。公卽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沖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謹爾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蒞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略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勳勞。亟糾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玄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人。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足。十萬惟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矢。來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給之曰。我爲臧懷恪。敕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于時僕固懷恩父設之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剗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中悚慄。疇敢不祇。併爲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于鄆城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逾謹。勞效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卽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

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才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遊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愔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鬱勃之質而希讓識度弘遠器謀沈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于人倫勳勞懋于王室至德中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羣從糾綏宗族吉凶瞻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尙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年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于後世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候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己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于逝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于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繩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于斯爲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旣還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于今茲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于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

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嘗察之歎。故公之世家，竊補見聞，敢述遺烈，將無愧辭銘曰。

魯史襄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諫，納鼎以規。歿貴言立，時稱聖爲。仁昭典墳，智叶蓍龜。世濟忠肅，光光羽儀。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鶻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妙窮金匱。謀猷泉瀉，翰墨風駛。儒勇是兼，勳庸以位。介馳戎馬，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鏞，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謬謌連柱。精貫雲日，氣雄征鼓。狄人義激，僕固誠全。眇漫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旋。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遭，幽局是卽。十城玉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東莞臧氏紀宗碑銘

德有三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興化所自，則曰侯其在矣。死喪相恤，疇能亦莫吾聞。脊鵠于焉譬急難，常棟所以昂跗。萼紀宗綏族所貴，因之誰其庶乎。吾見之于臧氏矣。爰自伯禽國魯，公子氏彊。魚賂大諫于僖，哀言聖兩垂于文武。朗陵會吳而滅蜀，東郡感張而絕袁。建議而辭器歸高，奮筆而陽秋與直。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府君。諱寵，寵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咸懷忠良，克續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州刺史、工

部尚書懷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並時迭將。爲國虎臣。朔漠之間。峻風斯在。其功庸志業。各具三原縣先塋神道碑。懷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真。殿中監。朔方經略副使。希賓。原州長史。監牧副使。希昭。銀青北平太守。仍充軍使。希逸。懷亮五子。曰勝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廉。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之。左監門將軍。敬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案〕原本一州刺史。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賓客。希悅。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愔。壯武將軍。左威衛中郎將。贈祕書監。希景。雲麾麟寧三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魯國公。希讓。並稟訓義方。丕崇閥閱。遭逢明盛。備展材良能。挺虓鯢之姿。學蘊韜鈴之略。糅蘭玉而輝映階庭。畫隼熊而光聯旗軾。勳庸之盛。當世無倫。源長流深。德盛祀遠。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紓。青紫佐慶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二。而諸孫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率。瑗。左清道率。則少府監彥佺。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璟。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幸早世。銀青棣州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瑪。特進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嵩。正議杭州別駕。巽。銀青鴻臚少卿。渙。鴻臚卿。頤。朝散明州長史。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散洋州司馬。叔雅。符寶郎。齊卿。涇陽縣〔案〕原本缺一字。雲卿。左金吾衛長卿。千牛叔卿。京兆府參軍。叔清。〔案〕原本缺。下

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木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信史。高祖善樟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請大夫襄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唐書作亨字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閒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駁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及邊寇首亂逃難于猗玕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異而徵之。崔君移居濃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于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二篇上大悅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于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于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名之曰哀丘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璽書頻降威望日隆時張瑾殺史翹于襄州遣使請罪君爲聞奏特蒙嘉納乃真拜君監察仍授節將張遠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王仲鼎爲

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使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今上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授，遂歸養親。特蒙褒獎，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于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贊叟。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閒，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軍入洞，親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歷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子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身重于今。雖擁旌麾，幢總戎于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于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太階，能不爲之感激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志業故吏大歷令劉袞、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等感念舊恩，送哭以終喪，竭資鬻石，願

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尙存畫往，敢廢無愧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蠹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秉心真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尤矣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素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文忠集卷六

碑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銘
竭誠奉主之謂忠。率義忘窮之謂勇。忠勇不犯。則名登于明堂。子仕教忠之謂慈。戰陣能勇之謂孝。孝慈
有裕。則道存乎方册。兼此四者。其惟清河公之族乎。公諱阿義。屈達于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
二姓之貴種。曾祖額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額利發墨啜可汗。衛衛官知部落都督。
皆有功烈稱于北陲。公卽衙官之子也。正直忠鯁。以信行聞。爲國人所敬。長于謀略。工騎射。其弓十鈞。二
十三爲阿史那顏佚施默啜等九可汗宰相。秉心顥一。立言無二。不吐剛以茹柔。必蹈道而履義。可汗每
有過失。未曾不極言切諫。蕃黨中重焉。以比國家之丞相宋璟。初默啜弟拔悉密時勤嘗擊藥弑可汗。公
竊而藏之。密持示默啜。默啜大怒。將誅之。公以爲請。但令歸于部落。默啜知公至忠。繇是益加親信。同列
四人莫與公比。其後公以孤直屢見疑譖。遂請退歸。可汗察公非罪。尋復追爲宰相。先是毗伽可汗小殺
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小殺覺之。盡滅其黨。旣卒。國人立其子伊然可汗。無何病卒。又立其弟登利可汗。
華言登利猶可報也。其母噉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飮斯達干預國政。登利從叔父因左殺右。殺東西分掌
其兵馬。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并其衆。左殺懼及。乃攻殺登利。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擊敗之。

脫身遁走國中大亂天寶元年公與四男及西殺妻子默啜之孫勃德支持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餘帳并駝馬羊牛二十餘萬款塞歸朝朔方節度使王斛斯具以上聞秋八月至京師玄宗俾先謁太廟仍于殿庭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仍賦詩用紀其事拜公左威衛中郎將屬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潛懷異圖庶爲己用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爲其先鋒使公旣不得已僱俛從之四載以破契丹功遷右威衛將軍俄拜范陽經略副使五載又破契丹功居多拜左武衛大將軍仍充節度副使玄宗嘉之璽書慰勉盈溢箋笥十四載冬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祿山反范陽公以天子有命陷身兇逆舉家見質自拔莫由旣至東歸公泣血顙天次于寤寐欲與諸子逃歸國家爲賊邢州刺史康節所告遂被收繫廉奏被誅者二十餘人公之四子各奔于外賊恐衆情不安貰之而後出至德二載閹門二百餘口被安慶緒脅至安陽屬今上爲天下兵馬元帥統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子儀朔方之師諸節度回紇之衆東收二京公率四子及孫姪等十餘人冒死南奔至汲郡爲從者所告家人殲焉二子沒野波英俊挺身行前二子屈須彌施英正持滿殿後沒野波妻阿史那氏爲公控馬登于西山至高平界遇賊蔡希德以精騎三百遮路邀擊沒野波英俊馬奔之殺四十餘人生擒四人冬十有一月七日投今上行營至焉帝聞而嘉之欲以開府儀同三司處公仍加實封公固辭乃受因以爲金吾衛大將軍加特進增封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策勳案原本缺十二字衛大將軍案原本缺二字原

本缺案原本射缺四字

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殿前衙門射生兵馬俄加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

沒野波雲慶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射生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兼鴻臚卿上柱國殿前射生使清河郡開國公英俊等官秩各有差因留公及屈須彌施英正供奉射生以沒野波英俊勇冠三軍並令東隨故太尉李光弼于太原後鄴郡瓦窯陣官軍與安慶緒相逼王思禮爲其所敗賊勢旣盛太尉與思禮相顧氣索沒野波英俊勃然奮怒遂直抵薄河當鋒擊之殺獲二千餘人賊衆方退太尉諸公覩而駭之賞雜綵百疋並以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欽羨焉沒野波居常謙謹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強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九節度之圍安陽也史思明悉衆來救沒野波以十五騎過河逆擊之并馬刺倒者數人生擒數十人後擊懷州思明又自來救忽爽之際慢軼柴籬沒野波領甲騎三十禦之賊軍五千人一時摧敗真卿之棄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緩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奔躡是以得脫于難平原人至今稱之英俊瞪視眈眈姿氣雄果發勁矢持大槍巍然萬衆之中左右馳突無不辟易而退嘗隨太尉討思明于河陽賊驍騎萬餘于中闢城索闢將莫敢應者英俊挺身奔擊之應槍落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頰貫喉而出擺首而去之猶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子妻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兄弟爲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當扈從公以體貌瓌碩難于舉動方與之死訣沒野波妻爲公介馬扶奔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累我兒子乎汝曹何不殺我衆人感懼叫然皆哭遂竭力昇公至于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宴喜上天不惠以二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感肺疾薨于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親事左右莫不勞面

截耳以哭。初凌霄之難，公實援立。灤水之重，公親總統。上之反正，父子從焉。帝疇厥功，遂有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之贈。夫人清河郡太夫人交河石氏，左衛中郎將珍之孫。左金吾衛大將軍三奴之女。溫敏淑慎，柔明端雅。有女師母儀之德，克懋于家。不幸遘疾，以天寶十五載春三月八日先公而薨。永泰元年春二月十日壬申，與公合祔于萬年縣之長樂原禮也。嗚呼！公以沈果之姿，抗英威之志，降精昴宿，炳粹天街。忠肅表于生知，義勇形于造次。屬國家多難，淪胥以痛壯一心而來事我君。貫四時而不改柯葉，義方懇到，相攜于異闕之中。臣節激昂，三見于危亡之際。天子感焉，既受腹心之託，禁旅資焉，俱列爪牙之地。勳庸克茂，聲問攸歸。叢綵衣于玉帳之前，羅五戟于一門之內。不其盛矣！昔蕭相國舉宗佐命，金日磾七葉珥貂，望古儔今，可謂同德。其孤等窮人孺慕，靡所寘哀，聿求不腆之辭，庶播無疆之美。銘曰：

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彌乎眇。特進誕生兮，實登邦政。德不擾，噭女滅國兮。烏蘇不竟，慍羣小。三濱九死兮，舉族致命。丹心皦，一門萬石兮。彰厥誠敬，皇恩瞭。生爲忠臣兮，後有餘慶。其不夭，家有孝子兮。嚴親翊，望王之爪。乃立豐碑兮，百代遺詠。鴻名表，忠孝之際兮。于斯爲盛，遠圖管。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銘

昔周武以二公股肱王室，然而允釐西土，師保萬民者，其惟召公乎？漢室以二傅羽翼儲宮，然而亮采東朝，儀型百辟者，其惟蕭何乎？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親賢既美，亦何代無其人哉？隴西公才爲國之垣翰，位爲天之喉舌，德爲朝之元老，行爲帝之信臣，蓋所謂宗室之間，生士林之傑出者也。公諱齊物，字道用。

盛德彌于百祀。靈根固于千葉。太祖景皇帝功高佐魏。慶始封唐。家崇八柱之勳。地半三分之業。亦猶殷人之祖契周室之宗文。公卽景皇帝之五代孫也。鄭王亮之玄孫。淮安王神通之曾孫。淮安王。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贈司空。盤石開府。介圭錫瑞。成周之晉鄭。西漢之勃平。祖孝銳。鹽州刺史。父環。隴州司倉。贈弘農太守。並清白貽範。仁賢繼軌。連華公族。濟美專城。公稟乾剛之正性。體坤順之中德。爰自岐嶷。特鍾美妙。儼然王公之量。鬱有台鼎之姿。固已超等夷而出羣萃矣。神龍初。起家左右千牛備身。歷尚輦直長。許州司馬。華州司兵。時方振拔。勢已飛騰。此則江漢之濫觴。華嵩之覆蕡也。丁太夫人憂。公有至性。毀瘠過禮。扶杖于家。哭不絕聲者累月。倚廬于墓。衣不解帶者終喪。天子特降璽書。就廬慰勉。非常之澤。近古未聞。服闋。授鴻臚丞。除尚輦奉御。遷北都軍器監事。太原爲一都之雄鎮。軍器掌五庫之禁兵。故乾沒之賊。一徵百萬。繕完之利。費省巨億。少尹嚴挺之。連奏課最。擢拜長安令。陸海殷湊。五方浩劇。公以威禁暴。以恕用刑。邑里之人。陶然大化。遷將作少匠。殿中少監。太府少卿。懷陝二州刺史。雖漢之宗室。不典三河。而周之懿親。先分二陝。惟良之寄。實在于公。嘗以黃河經砥柱之艱。有覆州之患。遂奏疏九派。鑿三門。屬役而堅冰大合。興功而烈火潛熾。不愆于素。若有神焉。人皆以公至誠之所感也。又于石獲古銘曰平陸。遂以名縣焉。玄宗異之。賜貂裘一領。絹三百疋。特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并公之先隴州府君專城之贈。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爲此賜。識者知公必將金玉玉度。

代天之工。豈惟從容九列而已。拜河南尹。仍水陸運使。屬左相李公適之。尚書裴公寬。京兆尹韓公朝宗。與公爲飛語所中。公遂貶竟陵郡太守。時陸羽鴻漸隨師郡中。說公下車召吏人戒之曰。官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駕曠弛者。未至之前。一無所問。而今而後。義不相容。數年間。一境不變。熙然若羲皇之代矣。哀孤重老。隱逸有道者。常騎馬于里巷之中。親自恤問。量移安康。卽日上道。老幼遮擁不得發者三辰。轉漢陽蘄春。其政如一。公虛中自牧。接下愈恭。與物盡推誠之心。正身無氣僥之忌。每上春行令。大戶閱農。輕裏餓糧。重煩縣道。化流江漢。如時雨焉。故郡歷數四。課事第一。去思之感。人到于今稱之。天寶末。徵拜將作監。重授鴻臚卿。縱壑巨鱗。還游舊浦。凌風勁翮。俄返故林。時國忠包藏于內。

案此下原本缺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于殷太師周武王封于朝鮮。子仲食邑于于。因而受氏。漢有京兆尹襄。襄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閣將軍武威郡公忠。于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玄孫匡贊隋冠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贊生士簡、士迪。並早孤。爲叔父隆州刺史匡紹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簡、士迪皆魁岸英偉。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之。士簡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儻豪傑。多奇畫。嘗傾萬家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冕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槩相高。不肯仕官。竟以壽終。天寶九載。贈遂寧郡太守。廣德元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娛。輕財尚義。果于然。

譖年二十餘歲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絕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世構室以居焉勵精爲學至以鍼鉤其臉使不得睡讀書觀大略頗工文而不好爲之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宥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畫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郡收公月餘仍釋之俄而攝判使事監越巂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護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秉操堅忮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宜行事公戮其尤害者數人蠻夏懼服山南盜賊舊多光火公察其名居悉傾巢穴人到于今賴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遷也瓊以兩道採訪節度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澤使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已代瓊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謂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玄宗駭異之卽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劍南行軍司馬旣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于橫嶺鳴鼓而還及郭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善乎初郭公對數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公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旣竭丹誠射討吐蕃麾彌城拔之改洪州爲保寧都護府塹弱水爲蕃漢之界收戶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敕命召祇赴京師至臨臯驛上

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遠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初善執事者後爲所忌十二載遂貶邵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娛賦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閣惟讀玄經以自適不幸感疾以十四載閏十有一月十有五日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于新政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寶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並爲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拔身巴江之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凌厲沈浮若斯之速旣而吉凶糲纏廢弔相隨天曉排于賊臣雄圖屈于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贈左金吾衛郎將昊隨公陷于西二河力戰而歿季曰前鄉貢明經晃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壁州刺史昱克篤孝行見稱衣冠公之捐館也萬里迎喪泝湍而輒淚拔篴段子章之稱亂也閨門逃賊安親而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昊雅有父風頗精吏道肅宗之幸鳳翔也竭誠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庶僚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闈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遷祕書少監尋又改牧巴州幼曰青城尉晏稚曰成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聞公弟晉字叔明敦厚溫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秉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寧國之如回紇也絕域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異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超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邛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邛南八州防禦觀察等使真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尤感更興少尹同時臺省旣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以爲徂謝永久所存者微猷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篆美敢墜所聞其詞曰

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絲派漁陽兮世掌漢歷子孫鳥奕代有丕績舉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隨官不寧肇定疆兮嘉陵森森雲臺矯矯降生京兆爲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羣克懋鴻勳制惟梁兮旣靖巴蜀旣清犧穀日聞啓沃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彼飛蟲反予戕兮邵陽典午漢陽紂組孰云心苦坦行藏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湄啞其傷兮此令有裕教忠有素天介景祚熾而昌兮三世尹京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暉暉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文忠集卷七

碑

郭公廟碑銘

昔申伯翰周降神于維嶽。仲父匡晉演慶于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德。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瘞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閱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屑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謫澈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佳稱。道悠運促。靡及貴仕。垂于後昆。沒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絜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蟠礎。進退閒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遊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謹君清節。奏授綏州。

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孽兒作亂黔首罹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欃槍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翦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治衰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秉冲邈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于疎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瓊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蒞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回紇于扶風摧兇寇于陝水追定豈不休哉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繫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沈謀祕于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

先霆擊于雲雷之初鷹揚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嘗歷事三聖而屢德惟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剋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巒城撕邑得僕摧鋒亦非遠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虓虎生人之蔭庥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友于著睦鬱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紓青紫者八九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奮號尊榮紅粟纔露于萬石惲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矣於戲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創制于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堂有恤丕構克崇感霜露而忧惕以增敍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顥若旣無斂于永懷入室儻然必有觀乎其位哀榮旣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惟溫溫孔父遠稱錢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旛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號土逮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於穆令公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陟空簡帝心兮含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暨昭德陰兮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兮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炤亶居歆兮乃立高碑盛美奚鉉日月有旣徽猷永垂映來今兮廣德二年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建

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君諱希銑字南金其先出于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

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于康者遂以氏焉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孫魏強弩將軍權權生晉虎賁中郎將泰泰生太守威威生蘭陵令奮節將軍翼隨晉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郎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孟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案原本缺一字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王府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錄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卽長史府君之叔子也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祕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于政理舉拜洛州河清令加朝散大夫案原本缺一字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疆君以偏師抗之遷海州刺史上功以敕書賜方岳繡袍一領雜綵二百段下車未幾詔擇政術尤異者察使奏公恩制褒異遷濮州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轉饒州入爲國子司業以言事貶房州轉睦州遷台州所至之邦必聞美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玄宗不許仍留三年請歸鄉敕書褒美賜衣一襲并雜綵等仍給傳驛至本州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遘疾薨于會稽覺胤里第春秋七十一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聞禮之曾孫右清道率令德之孫案原本缺一字州錄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先天二年封丹陽郡夫人公薨之年歿

于東都章善坊私第。春秋六十九，嗣子朝散大夫婺州司馬襲汲郡公元昆，會稽縣男元璫，宣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會稽縣男元瑒，朝議郎前獲嘉丞元瓊等，虔以天寶四載七月四日窆于山陰縣離渚村之先塋。卜遠日而葬合焉，禮也。嗚呼！君負不器之姿，包周身之智，寬仁且惠，慤愿而恭，金玉其相，敬明其道，文章麗藻，二雅所祇。政事優長，百僚所則。嘗撰自古以來清白吏圖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于世。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侍御史，弟爲偃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埽，朝野榮之。與狄仁傑、岑羲、韋承慶、嗣立、元懷景、姚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餞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至于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歷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漢書案_{原本}缺一字，十卷。自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士顯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藏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姪祕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元撰周易累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瓊著于錄寶典三十卷。姪刑部員外郎瑾，男美原尉南華撰代耕心鏡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君門頗盛美矣。君之女曰辨惠，蠡厓縣令陝郡長史鄆象鉉之妻。君之孫台州司戶參軍案_{原本}缺二字，歲而卒。汾州司田參軍真弼，德州平昌縣令輔旻，崇玄學生曙，懷州武陟尉愬，宣州南陵尉渭，鄉貢明經緯綸皆修身踐言，敦詩悅禮，紹承餘訓，克稟義方。及君告老，鄒自然、陳光壁間丘、景陽、陶暹送至越州，邑子謝務遷、僧陸鑒、校書郎陳齊卿恒爲文酒之會論者休焉。惄求舊之念，崇乞言之禮，天乎不憖，其恨若何。大歷十一年。

元瓊案原本缺九字乞願言刊勒懼沒微猷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顧惟末學曷足當仁銘曰

汲公恂恂德懋惟仁後先多士東南有筠緝熙代業詞章發身佐軍貔虎典校麒麟三擢昆玉再司案本五字
汭驥展河濱驟貳嘉州錫命斯頻繡寵方岳榮加搢紳六登案原本缺二字治膠庠案原本華墓表申

案原本見節文昭友仁懸車告老衣錦熙神連璧襲懿梓澤齊彬饋醑未濟春濃遽淪朝廷惋悼遠

近悲辛季子象賢恐懼鬱堙於赫鴻伐千秋不泯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

使君諱璡字子璡渤海人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漢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並列儒林晉有堅石著名文苑賢達繼軌其來邈乎六代祖僧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顓陳山陽郡公高祖紀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襲山陽郡公功業並著于前史曾伯祖詢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率更令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筆法孤標垂名不朽曾祖胤年十七以門子入侍見賞太宗十八加正議大夫魯王傳奉使和突厥不拜屈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諱洛州鞏縣令父機漢州什邡令以休懿傳世著聞于家邦使君卽什邡之第四子志尙恬曠顯精于詩易春秋尤明吏術所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大都護府參軍充湯嘉惠節度推勾官外憂去職服闋補北庭大都護府戶曹參軍節度使蓋嘉運奏授金滿令仍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遷請回授幼弟孤姪者三人教義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戶曹參軍攝晉昌令轉張

檢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贓罪，罪人誣訟于使司，百姓苗秀、康順忠等三十人皆截耳稱冤。節度使主捶駁焉，奏與上攷，轉岳州長史。時屬荒旱，人多莩餒。君以祿俸職田，并率官吏食餓者千餘人。凡月餘，遂多全活。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改衡陽郡長史，賜緋魚袋。天寶末，安史作亂，統江湖之兵，先至南陽，加賜紫金魚袋。充魯炅南陽節度副使，攝淮南郡長史。充當郡防禦使。時南陽爲賊所圍，諸將選懦，莫敢先救。至德元載，君以當郡防禦士至新野芙蓉鄉，遇賊合戰，斬其將，犯圍而入，炅壯而德之。賊圍解，加遊擊將軍。左金吾衛中郎將，兼南陽郡司馬。遷右驍衛將軍，兼上洛郡太守。充武關防禦使。肅宗降璽書云：卿以特達之姿，抱殊常之略。武關防守委卿一人。屬賊陷商於，復圍南陽。案缺四字原本浙川以保义人吏，逆賊悉力來攻，六十日糧盡，救絕，遂陷賊庭。賊將甘言，忧君令至城下以給，炅忠勇感激，捨生徇義。抗聲謂吳曰：鳳翔諸將已收長安，雖不能效死軍前，辱大夫所使，願大夫保守忠義，克終令圖。賊以兵刀毆君，君志氣彌厲。因被執送洛陽。今天子收復兩京，僅得脫禍。其事具向城令王瀟南陽記。炅又奏君充節度兵馬使，君遂辭疾不行。稅駕于鄭之別墅，君所居以清白廉慎聞于朝廷。祿俸之餘，必賙親族之貧者，先疇舊業，悉界羣從。一簪不私于其身，又常持誦金剛淨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血者十年。至是無儋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蓋澹如也。識者歸高焉。粵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公欽識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歷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終于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臯，中子嵩，少子峯等，銜恤允窮，竭力襄事。以大歷十年。

冬十月二十四日合祔君累夫人于榮澤縣廣武原。遵理命也。嵩不遠千里。泣而求蒙。敢述無愧之詞。式揚不朽之烈。銘曰。

猗那使君。世挹清芬。顯經飾吏。休有令聞。天子命我。參卿西軍。驟遷大縣。克懋殊勳。讓行親睦。耳截冤分。靡祿食餓。馳師解紛。孤城再色。罷卒益振。麾守商於。移兵浙瀆。綢繆宸曉。焜耀天文。力盡寇多。師陷身屯。詭詞給賊。解路是羣。脫禍歸朝。義高天雲。乞骸廷闕。稅駕洧濱。志敦禪誦。茹絕羶葷。處順齊終。聊樂我云。刻諸金石。永永不泯。

文忠集卷八

碑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自古遭盛明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不構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惟徐君乎。君諱秀。東海郯人也。其先出于伯益。實掌舜虞。裔孫侯王。躬行仁義。遂因國命氏焉。厥後樂以文侍金門。釋以禮侵塵榻。仙人寄傲于賢聖。偉長首冠于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達之。司空羨之。兄祕書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溝之。溝之生黃門侍郎聿之。聿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緗。緗生陳五兵尚書君。君敕生丹陽尹溫。自司空已還。四爲上公。五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祕書監諱恕。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筠。尚書生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所。皆以盛德濟美。垂于世家。君卽詹事第三子也。幼而聰悟。篤學能屬文。事繼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姚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姚公奇之。因謂納言狄公曰。徐子珠華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耳。年十五爲崇文生應舉。攷功員外郎沈倫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幽都縣尉。充相國尚書趙彥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蔡州參軍。爲御史宋遙關內覆囚判官。公銳精鞠訊。多所全活。宋公以爲言。公正色謂之曰。僕從祖父司刑卿。

天授中詳理冤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困于襄陵豈忍以束濕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或訟冤于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之爲也宋欲別白旌公公曰僕雖不材豈可藉人之過以爲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爲招慰南蠻判官奏課居最轉瀛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頤貞辟宣慰判官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丹陽三縣令天寶二年春二月加朝散大夫敕攝新安郡別駕採訪使齊澣梁昇卿並奏爲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淮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加朝議大夫十二載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於郡之官舍春秋七十公先世塋壠宅于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巡按河南薨于洛汭因葬于綠氏縣西南大寇原公啓手足也顧命其子今侍御史縝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衆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虔祔先塋縝泣而奉之及其葬也塋小無便地于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飲乳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之曾孫袁州刺史文器之孫廬江太守季節之女仁孝柔明閑于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棋中外孤弱躬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日爰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于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繢簪白筆于赤墀董財賦于巴漢是用有永錫之寵紓饗崇之命榮哀之盛不其至矣君凡四爲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績舉天下之政事莫不咨折中焉性嗜清貧室無長物孤獨蓋皆仰于君既嬰沈痼之疾縣歷三載縝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吉君曰闔門之資者寸祿也今疾

姑見君笑而不答退謂縝曰吾見其撫孤不見其怨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恬淡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叟于洞君齋心四日衆入其阻而後覲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覬也說魏時事歷歷可聽君稽首而斬之叟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廢退而辭焉比回顧則爲茅草矣初君上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櫟森然徵猷莫紀留居論譏時日以成先德之不忘〔案〕原本缺三字繫是舉也嗚呼

君體聰穎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寬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絕莠言目無遺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服子路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可以勵風俗宜克享胡耆荷天之龍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喪命不偶時屈輿驥于身前墮峴碑于歿後吁足嘆也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于下士卑僚絕屬於天潢戚里豈比夫登台者四世尙主者五人焜耀于數朝之間蟬聯于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縝懿文懋學峻節清標天寶未陷居城中爲僞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爲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巴渝屬段子璋構逆流輩十人皆被屠害以縝高名欲留同惡期之以死承劍不回時諸道徵求之不堪命縝至之邦必荷仁信如期而畢〔案〕原本缺三字將崇必復之矣寧止當朝之望俾銘功伐敢墜斯文其辭

曰

益爲帝虞偃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文或武或哲或儒休美後昆厥德不孤猗那都督克懋遠圖

邦國四佐輶軒六徂樹聲長世與道爲徒爰覲幽光無寧集枯案本缺八字仁義都盡彭殤曷殊所嗟人紀莫展嘉謨馬鞍山北龍乳岡隅于焉崇祔先志靡渝豐碑崔嵬宰樹繁紝案本缺六字沾濡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

征鎮四出鑿門之寄崇邦畿千里內史之官最非夫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膂之謀光鋗筭之製者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殿內監案本缺一字棠公懿之來孫隋符璽郎乾祐之玄孫皇度支員外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知讓之孫高陵令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也器識通簡履懷坦易以文飾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舉無遺謂泣事而照有餘地早歲以寢郎從調書判超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爲山西道採訪使引在幕下俄丁內艱終制轉許州長社尉楊光肅都督隴西奏公爲法曹皇甫侁採訪江西奏公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俄宰郿縣相國李峴尹京兆奏公爲渭南尉僕射裴冕爲劍南奏公爲成都令遷絳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屬徐知道作亂使裨將曹懷信招公公執以歸朝除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公善與人交于嚴武情均莫逆武再充劍南節度爲武行軍司馬郭英義之代武也矯宣恩命毀玄宗宮爲節度使宅公驚其異謀移疾不視事今司空冀國公崔寧旣誅英義請知使事公堅臥不起仍俾通泉令今前殿中侍御史韋都賓

遷潤州龍書等州都防禦使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馭戎寬明在僚幕凡所經處人無不愛戴之。朝廷嘉之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又聞代到請尋醫于晉陵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曰平仲房州刺史景駿之孫禮部尚書琅琊王丘之外孫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精識高明正家柔克移天有幹夫之轍宜室多綏族之仁六姻稱其壺則四德被于彤管生三子四女而公卽世夫人晝哭茹毒星言割哀留子婿祕書省校書郎范陽盧少康舉二子匡陟緝寧家殘獨與子肅匍匐萬里以祇護喪櫬冬十一月至上都二十四日壬申虔窆公于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仍自爲祭文以抒意其略曰周旋吳蜀備歷艱危不陷寇難賴君攜持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詞理精婉才情懸到聞者傷愍焉於戲公以傑俊之材當艱虞之際伸其智略宣力盛時頽頹鴻鵠之間總統龍犀之節旋登瑣闈驛陟尹畿方當焜耀高衢升凌台序而一麾出守鍛翮江臯竟吉往而凶歸齋此志而歿地吾道憎矣真卿何幸得忝維私未終倚玉之歡遽切據梧之恨吁足痛也銘曰

杜侯義義令聞猗那其用于世爲猷匪他理稱易簡政絕煩苛州縣發跡雲霄切摩化存江濱威肅岷嶓巴蜀靖謐精誠孔多瑣聞久拜亞尹遄過始陟京兆旋移浙河云何不弔遵此凶瘞哲婦哭晝護喪奔波
祔于先塋映蔚條柯曷用表德勒銘墳阿

文忠集卷九

碑

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

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師于小有清虛真人王袁袁命中候上仙范邈爲立傳其略云夫人挺瓊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璞志逸雲霞明潔鮮蔚天才卓異玄標幽拔少讀老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真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君幼彥生二子璞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苦盡逮子息粗立乃離隔室宇齋于別寢清修百日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袁來降袁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曰清虛爾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于玉札子其昂哉青童又曰子不受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三君乃命侍女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身大洞冥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卷手授夫人焉此皆王君昔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王方平于陽洛山所受之本經也山中有洞臺是清虛之別宮王君至是北向祝誓于夫人曰太上三元九皇高真虛微八道玉清玉泉袁爲太帝所敕于

魏華存又說太極白簡青籙金刻玉文有得見此三十一卷書者之姓名也凡此寶書起自清虛真人受太師西城王君紫元夫人從是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是夫人爲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誦讀萬遍得乃洞觀鬼神此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語夫人向所授書存思指歸寶經節度行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凡二夕一日共會在曲靜之中自此之後王君及西城真人諸元君夫人互有來往或與隔壁共庭初不駭悟已而幼彥以暴疾殞世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傍救窮乏超羣先覺乃攜細小徑來東南及兒息各大並處官位至于守靜之思與日而進也凡在世三十八年以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乃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靈藥兩齊使頓服之尅期會于陽洛宮夫人服藥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七日夜半太一玄仙遣飄車來迎夫人用藏景之法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而絕子璞時爲庾司空司馬遐時爲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故夫人自此隱化淪景須臾至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三天法師張道陵等凡四十七真人降教夫人于隱元之臺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登真祕奧道陵授以新出明威章案缺一字原本入靜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故也夫人遂修齋讀經誦研萬過積十六年顏如少女于是龜山九靈太真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來迎夫人遂白日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

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真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于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日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禮珠氣諸衆仙並降夫人于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爲賓主焉神肴羅陳金觴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釣九雲合節八音零粲于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餘眞人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請隸屬及南嶽神靈迎官並至虎旗龍輦激曜數百里中西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丸所謂穀仙方也夫人服之而仙夫人能隸書爲王君立傳事甚詳悉又述青精餌飮注黃庭內景經自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蒙使傳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楊義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升仙事具陶弘景真誥所呼南真卽夫人也初夫人旣渡江徧遊名山至臨川郡臨汝水西立壇置精舍院東百餘步造冢壙又于石井山建立壇場往來遊憩歲月深久榛蕪淪翳雖備載圖經而略遺無跡有唐女道士黃令微道行高遠八十而有少容蹀屣而行奔馬不及時人見其顏色殊異號曰花姑聞夫人靈迹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乃訊于洪州西山道士胡超超能通神明遙指郭南六里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首折其處是也姑與道流尋訪見龜在壇中央其下得尊像油甕銻刀燈蓋之類俄夢夫人指九曲池于壇南獲之墮砌猶在

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于壇西置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開元初玄宗使醸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入室禮謁必須嚴潔不爾必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時有雲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不見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已而花姑肸魘間如有告者曰井山古跡汝須崇建俄聞異香西來姑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遲明入山果遇壇殿餘趾遂建立屋宇屢聞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採研及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警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爲拔之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姑欲上升告弟子曰勿釘吾棺可以絳紗覆之已而霆雷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卵棺中惟有被覆木簡屋上穿可容人座前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每至忌辰則風雨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覆視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二十九年春三月乙酉使道士齋龍璧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冢間而滅五色仙娥集壇上刺史范陽張景佚以爲聖德感應立碑頌述天寶八載以夫人得道升仙之所度女道士二人見修香火大歷三年真卿叨刺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遂菴蒲震驚女弱曹逃豺狼窟聚真儀如在壇殿巋然瞻仰徘徊悄焉若失有仙壇觀道士譚仙巖者修真自遠法侶是宗請以男官黃道士二七人抽隸洞靈共申灑掃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萃居壇院精力住持已久率勵往來增修觀宇從之不日遙暨厥成仙迹之載崇師之力也敢備其本末而爲頌云銘曰

紫虛元君惟魏夫人位列五嶽名高七真凝華台胤奪志劉嬪太帝昭懲清虛降神羣仙畢會玉笈斯陳服道日損精心益勤蛻形神劍託馭飈輪適抵陽洛遄登隱元黃庭朗詠白日升晨西降王母東過叔申

傳法侍中許楊_{或作陽}_非爲鄰。伊昔南渡，爰居汝濱。壇場處所，埋沒荒榛。實賴花姑，訖于胡尊。果獲靈迹，烏龜之原。次尋井山，實叶讐言。嫋然簡解，紗幕空存。野象銜蘿，靈瓜吐根。怪異昭彰，不可殫論。二聖竦駭，屢崇明因。于嗟女弱，香火堙淪。真卿刺州，謁拜思頻。乃命仙子，增修鼎新。花姑侍傍，異代同塵。曷表玄德，銘功翠珉。垂諸來裔，块圯無垠。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

華姑者姓黃氏。諱令微。撫州臨川人也。少乃好道。風神卓異。天然絕粒。年十二度爲天寶觀女道士。年八十髮白面紅。如處子狀。時人謂之華姑。蹀屣而行。奔馬不及。聞魏夫人仙壇在州郭之南。草木棟翳。結廬求之不得。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訪于洪州西山胡天師。天師名超。能役鬼神。見其懇切。遙指姑所居南二百步曰烏龜原中有石龜每踰踐田苗百姓患之。乃擊斷其首卽其處也。明日與姑登山。顧望西面有池水焉。天師謂姑曰。池中有所見乎。曰無師遂舉左手令姑自腋下觀之。四仙浴焉。師曰爾有道分必當得之。因留與語數日。虔誠尋訪。遂獲石龜于壇中央。掘其下得尊像及刀鋸各一。油甕五口。燈盞數十箇。天后聞之。盡收入內。姑嘗于旦夕精思想象之間。忽有告曰。壇南有九曲池。汝可開之。姑從而獲焉。壩砌盡在他日。有異香綵雲從西南而來。其夕夢有人謂姑曰。井山道場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感疾。姑曰。得非違尊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聞異香。而宿于谷口。聞鐘聲。遲明入山。果獲壇殿地砌。北半峯有自然石井。深可三尺。闊丈餘。故名井山。天欲雨則雲霧先起。姑既建置精舍。時聞仙梵之音。環壇

五七里間，莫敢樵採。姑遂灑掃修葺，極其力焉。人或不潔不誠，必遭蛇虎怪異之警，迷不能出矣。至今猶然有野象爲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爲拔箭，其後每至齋時，卽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欲上昇之際，忽謂弟子曰：「不須釘吾棺，可以絳紗幕之。」數夕有雷震繞，視紗頂孔如雞卵。屋穿容人棺中，惟被覆木簡而已。弟子奠瓜數日，生蔓長數尺，結實二顆，其大如桃。姑同學弟子黎瓊仙，恒服茯苓胡麻，絕粒四十餘秋。年八十，齒髮不衰。六七歲時，親覩其事，每至忌辰，卽風雲蓊鬱，直入室內。村墅路人，往往見綵雲白鶴飛入洞口。清齋行道時，每有一朱鬃白馬，在擅側，逼之則奔而出外，捨之則隨而復來。靈異昭彰，不可談悉。仙巖史玄同，左通玄等，每至三元，恒修齋醮。大歷三年，真卿獲刺是州。明年春三月，山下有女道士曾妙行，夢一女師令上層華樹，層層掇拾，及悟猶飽。因是不食。嘗于觀中見黎瓊仙跪而拜曰：「夢中所見，乃尊師也。因請依之。于今覺韶顏潤澤，虔修香火于此山，遐邇慕焉。於戲！昔麻姑得道而名山，南真仙昇于龜原。華姑藏于茲嶺，瓊仙妙行接踵而出。非夫天地肸蠁，從古以然，則何以仙氣氤氳若斯者矣？」真卿幸因述職，親覩厥猷，若默而不言，則來者奚述？乃爲銘曰：

綽綽華姑，眞仙品徒。芳蓮比色，逸駿爭驅。南郭從魏，西山訪胡。腋窺浴泉，原獲龜鳥。靈跡旣儼，曲池猶汚。鼎新廟貌，煥發規模。名曰井山，終焉不逾。象來藕獻，馬見鬃朱。簡解空存，紗穿上徂。奠瓜吐實，藹室雲趨。妙行精持，高真是愈。勒銘翠琰，永播玄都。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

士有牢籠太虛，攝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沖虛曰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誥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于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復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閨闈，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真爲敍，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創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爲度，麋皮爲屨，隱素木几，酌班螺盃，鳴榔杖擊，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櫓，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

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崿以縑帳請焉俄揮灑橫掃音布而織纊霏拂亂槍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髣髴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轟然愕眙在坐六十餘人玄真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兩句題自命酒以蕉葉書之授翰立成潛皆屬對舉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真卿以舴艋旣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談諧辯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實懷源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名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嶷陳柱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龜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感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攷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母琅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羈艸好靜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穠麥而已封植膳羞皆經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

七年從司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徵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齋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翦焉將墮真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于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于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沖辭疾而退累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年春之三月中官齋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剋授經誥是日于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遙請先生爲玄師并賜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于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于松石之間詔碑先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旣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于紫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于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

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集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出可域。心于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歷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爐。置藏門內。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器識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知順風而問。昔稱于黃帝。望山而請。今見于玄宗矣。又博覽羣言。長于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或賞之云。贊于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畋。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于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于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樸。妙味芝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于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照復書于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至。然可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悠遠。景大歷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記。而景昭景郭闕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與先生。

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真之遊結聞舍一之僅敢強名于巷黨曷足辨于海闊其諱曰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啓玄旨玄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廿露呈瑞靈芝效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亡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跡彌光

文忠集卷十

墓碣墓誌

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蘊歟。誰其兼之。卽我伯舅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舊集作不古非。以孝見梁。書高祖英。董周御正中大夫麟趾學士。曾祖聞禮。唐太子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祖令言。校書郎淄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吳令。累葉皆以德行名義。儒學翰墨聞于前朝。君卽吳縣之元子。幼而聰悟絕倫。長而典禮不易。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說。至于陰陽數術。醫方。刑法之流。無不該洞焉。與賀知章。陸象先。我伯父元孫。韋述。友善。賀呼君爲總龜。以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君性方正。志業深淳。識理清遠。人皆望而服之。解褐杭州參軍。刺史宋璟。以相國之重。簡貴自居。無所推揖。每見君必特加禮敬。政事之謬謠者。皆咨決焉。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祕書省學士。尋改曹州司法參軍。麗正殿學士。與韋述。袁暉。同修王儉今書七志。及羣書四錄。流別銓次。皆折衷于君。璟與蘇頌旣入相。每引君詢以當代之務。友于兄弟。羣從宗黨。必盡糺綏之恩。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開元九年秋七

月九日有叔父臨黃尉子玄之喪哀慟嘔血終于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夫人蘭陵蕭氏司空璣之玄孫括州司馬宋國公興宗之女賢和齊肅秉修禮度能讀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捐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索然夫人躬甘菲櫞勸勉桑穡晏息晨興以率勵僮僕行之數歲經費羨焉教誨三子攝寅克齊等皆克負荷攝大斌令克齊高平尉爲真卿河東覆屯軍試判官並不幸早世寅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于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永寧尉筮殺謾吏貶移澄城丞久疾將歿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潛薈之及寅卒斬指翦髮寘于棺中誓事太夫人不敢渝常日及有疾不脫衣帶者數年故白燕巢于苦楣乾元元年太夫人季女適于邠州司法陸超板輿隨牒俄而遘疾三月朔日終于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龜筮未從因權殯于三水亮以校書郎遷壽安尉爲真卿荆南節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有二月與弟今滎陽尉永匍匐徒步力護雙親合祔君夫人于新安縣之龍澗原三子塋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服純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爲代元龜竟不得贊皇極而叶彝倫登泰階而儀百辟不其惜矣嗟乎仲尼聖者也終于魯司寇而君官與之比公明達者也年纔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豈聖賢之道有遭遇乎將運命之數有窮通乎茲小子所以獻疑而述報施也大歷五年夏五月真卿以恩宥刺于撫州採石刻頌丹寄碣于墓左銘曰

般之後昆奕葉儒門盛烈存兮君能濟美於穆不已明德尊兮運促道長身歿名揚教義敦兮合祔先窆述遵理命哀順孫兮高墳崔嵬龍澗之隈映鮮原兮斯焉窆止以望吾子慰營魂兮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墓誌銘

九有無虞行師貴于衽席四方取則鉤距資乎浩穰誰其有之則杜公其人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皇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明堂令知讓之孫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委度韶舉心靈敏達在家必聞旣蘊睦親之志所居則化多稱不器之能解褐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引在使幕轉長杜尉隴西法曹皇甫侁江西採訪奏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歷宰郿渭南成都三縣縣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充嚴武劍南行軍司馬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以公爲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縣劍梓遂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中丞時寇盜充斥公示以威信八將之不墮公之力焉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公移清簡庭落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沈敏精深高明柔克幹夫之盛以懋厥家生三子四女而公卽世夫人星言晝哭躬護櫬轡與子肅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歸窆公于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嗚呼以公之志業材力宜其振揮鱗翮凌厲清浮而命迄成山功虧長世吁足恨也真卿忝居友婿亟接周行痛音徽之永隔感存歿其何已銘曰

藹藹顯顯時惟杜公業先臺省政治軍戎乃尹京師乃麾江東帝方俟理命則不融內子護喪哀哀送終

祭文

祭姪季明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
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爾挺生夙撰幼德宗
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穢穀何圖逆賊間釁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
原仁兄愛我俾爾傳書爾旣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旣開兇威大震賊臣不久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
覆天不悔禍誰爲荼毒念爾遭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泉明比者更陷常山攜爾首
櫬及茲同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顛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饗

文忠集卷十一

書帖

與李太保帖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綠馬病朝回已乏未遂馳謁謹勤參候不次謹狀十一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于手贊檢未得帖之謹空

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饑渴祇益憂煎輒特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于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贊猶未獲望于文書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盧倉曹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四日

與蔡明遠帖

蔡明遠
鄱陽人

真卿昔刺饒州卽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金陵閨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憇晷刻竟達命于秦淮之上又隨我于邗

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境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旣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
李之間深宜尙慎不宣真卿報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真卿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凝寒惟動
靜支適兒子等保侍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汴州已來專奉侍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
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
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真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閣下十一月八日
問訊頌翫蒙郎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寒食帖

天死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緒州帖題壁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懷恨憊舊集非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朝達于時命耳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舊集後二載

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日某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慕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于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敍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

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帥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議合依倫敍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賤所凌尊者爲卑所逼一至于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敍但以功績旣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旣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于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旣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再于公堂獨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願紛披龜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數彝倫之人

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贊

李侍御寫真贊并序

前殿中侍御史正議大夫行洛陽縣令隴西李構年三十七

洛陽精堅強項稱質粉積圖出風規宛然眸容昭寫卓立神全舉板迎揖吾將答焉

題名

華嶽廟題名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真卿自蒲州刺史蒙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于華陰與監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張潛準陰令劉嵩主簿鄭鎮同謁金天王之神祠

東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亮韋桓桓作柏非尼賈鑑鑑作鑑非同次于東林寺則同惜熙怡二公忠秀正義二律師累楊鵠存焉仰廬阜之鐘峯想遠公之遺烈升神運殿禮僧伽衣覩生法師塵尾扇謝靈運翻涅槃經貝多梵夾忻慕之不足聊寫刻于李張二公耶舍禪師之碑側

西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疎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韋桓尼賈鑑楊鵠憩于西林寺有法真律師

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卽律祖師志恩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緬懷遠見二公之遺烈。導余躋重閣。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舉梁武帝疊線繡鉢袋。因寓題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陰。

靖居寺題名

唐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聞青原靖居寺有幽絕之致。御史韓公涉。刺史梁公乘。嘗見招。欲同遊而不果。大歷二年十月壬寅。評事韋甫已使將歸。乃與別駕李案原本缺二字。清河房澄。同官主簿陸涓甫。男七步。真卿子姪蔡頓。泚。頤。吁等。同宿于下坊。明日及僧明則智清。而登禮焉。因覩行思天師經始雙泉之靈迹。道契律師。纂成案原本缺一字。路之祕藏。徘徊瞻仰。乃援翰而勒于碑陰。

題湖州碑陰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及遷去郡。人用懷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失于所在。春求蕪沒。深爲愴然。借舊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弘度。蓋嗟嘆之不足。

文忠集卷十二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聲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于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于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于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于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純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身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激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逾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籜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

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于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旨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成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培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齋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靈。典攷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等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闕闔。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于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

又娶物務不能懲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送劉太沖序

劉太沖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名于宋室。澤州攷績于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木照乎移華。龍驥驥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于前。沖與太真嗣家聲于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恆兇殘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子。道在何居。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隴西辛晃。銳業班漢。顯門名家。十五而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拳拳不失慕回也之服膺。衰竟可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卷。問答稱爲大顏。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帙。名儒斟酌煩省。摭撫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其發凡舉例。晃序言之已詳。惜乎困于縑緝。不獲繕寫。遂使精義沈鬱。闇然未彰。吁足嘆也。二月初吉。金陵氣暖。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方歎。羣子賦詩以寵之。

文忠集卷十三

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一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搆素爲之并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于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睿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真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舉家兄淄州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璣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薄韋夏有司經正字畢耀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嘆其文字纖靡駁辭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真卿因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授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鮮于氏離堆記

閩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隘鼓壁峻肅上崕嶺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蕭豁洞敞虛聞江聲微見人羣象人村川墳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犹蹙噴鶴味釀渠股引廻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酌堂南有茅齋焉遊于斯息于斯聚賓友于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侁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踐據矣其松竹桂博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男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第京兆尹叔明至德一年十月嘗在尙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書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曾已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序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尙未知名乃慷慨發憤于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最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郡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於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于縣北表附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冢子光祿寺丞昱匍匐迎喪星言泣血自沔泝峽湍險萬重肩槁足跼板答引舳凡今幾年輒冢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泉昱之季曰尙書都官員外郎戾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案二字原本志反葬于茲行道之人孰不跋而奠卿猶子曰茲從父兄故偃

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閩中，君故舊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亦篤世親之歡。真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寮。亟與濟南蹇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君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偕典叔明。首末聯事，我是用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狹，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于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遊締歡，信宿涇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昱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于門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本義。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尙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于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二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慧光。光傳雲輝，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傳法勵，勵傳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慧欽。此皆口相授受，臻至于壘。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褚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

羯磨者曰兩京滌法舊集與文粹同石本作兩京
清澁使法下文斷缺當攷慧欽智度沖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聰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于寺北刱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于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于是鼎新輪奂其興也勃焉仍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慧達崇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岱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于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廷舉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網爲稱首焉又欽比年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法於變此皆欽教導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于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深辨嗟嘆而贊美之請于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

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于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懶立戒壇以佇欽公之來饑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難絕乎有唐大歷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戶解如蟬蛻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天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贊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贊往如是便還還卽親觀願不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旣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擗鱗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于往昔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卽求

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猾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
蔡經心中念言背蟬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卽知心中所言乃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
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
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于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
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
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
口有神祈雨驟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于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
執節在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于壇側玄宗從之天寶
五載投龍于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重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于
茲嶺南真遺寶于龜原花姑表異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僧妙行夢瓊仙而餐花
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
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慕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
也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峯浮于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

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暎眾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暑信爲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
惲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陳羽
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苕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
起以其在吳興郡里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間歲頗
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于茲憤憤徘徊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
之以據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明懿以將其
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湊迨乎二千種桑畜
養盈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堠吏厨有餐錢之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
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勵精于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參雋人之
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于蜀邑子男于吳興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于
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緊舊矣今詔升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真卿重違
耆老之請啓于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掣
肘之患豈盡子言用力之柄由此論之則水堂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
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宜美豈徒媿詞而已哉大歷一紀之首夏也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兩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驥，士郡人也。蘊道德，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故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于禮傳，嘗自詁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墳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机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嘗製述祖德碑，立于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蠶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毀，碑首毀裂，嵌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墓，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仆樹生于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嶷如工造，鬱若神化。較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與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于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櫓，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于家譜。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八年冬十二月。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譴，寧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舉今上卽位，寶應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敕追赴上都，爲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尚書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

等傳未行受代轉尚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用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歷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爾來十有六年困于疎愚累蒙竄謫其所採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苕霅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卽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藥石于是採而斲之命吏幹磨礪之家僮鐫刻之建于州之駢馳橋東蓋以抒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既未立追思莫逮客或請先帝所賜敕書批答答中諸事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而齊暉時則有唐大歷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文忠集卷十四

記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敍石幢
事附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于寬簡，安人務在于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賊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已，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營，又討敬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

末扈從都知六年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州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饑不絕仍造崇夏弘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旣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鷹犬之覩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内咸懷歡欣睢陽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城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卽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于鋒鏑入于煎熬矣尙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惟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垌贊唄香花喧填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聳惠而沐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覩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銛石幢事宋州刺史崔倬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鎔塑繪刻堂閣殿宇關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遣御史覆視之州縣

震畏至于碑幢銘鏹贊述之類亦皆毀拆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太師魯郡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爲連帥田氏八闢齋會鐫記大幢立石表丈而圍再幾尋程材巨異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拆遂鑿鑿缺敗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于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有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壇壞之下瘢痍壞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于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未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慕習魯公書法纔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蹤堙沒遂命攻治其傷殘補續其次雖眞贗懸越貂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于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敍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于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祕書監六缺一案原本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弘度以武幹稱景雋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仍恒爲鼎族曾祖弘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曠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卽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旣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攷功郎季迴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

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量鄰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弘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竊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薦琅琊王丘太原郭濤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倖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省舍人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卽真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謁者霍玄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瑱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旣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玄宗東封知頓奏課第一賜絹二百疋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疋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丘爲選人所歌曰汚人澄明澈底清丘山介直連天峻時人韙之還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

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繡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日安【案】原本缺四字駕還罷留守二十年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疋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于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如故屬耕籍田爲居守賜絹

百疋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

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幕故吏前監察

御史博陵崔頤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于天下制作垂于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

叶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弘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于

榮親黔婁于謀道又加于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感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

至于藥石備物溫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滌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

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于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于仁義禮智而

老驥伏櫪以鮑聰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惣議曰公醇

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藉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常而不留瘠形醫日嘗

遵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并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

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

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莫待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嘗足也傳祖禱之美合于禮經

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繡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日安【案】原本缺四字駕還罷留守二十年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疋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于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如故屬耕籍田爲居守賜絹百疋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幕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頤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于天下制作垂于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叶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弘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于榮親黔婁于謀道又加于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感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至于藥石備物溫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滌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于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于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鮑聰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惣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藉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常而不留瘠形醫日嘗遵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并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莫待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嘗足也傳祖禱之美合于禮經

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壽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端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侍左右笑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于食果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溉灌以申馨潔累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于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羶羸曰何不于廳前自觀銖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于斬養者所以沈吟自媿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慙恧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旣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汝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于西南惟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棟樑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堵塈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烝嘗資嫂妹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衣服馬一皆取其下者惟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慕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賊再陷洛陽屋遂崩圮惟簷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罔垂後裔

乃刻陋室銘于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譏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州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恧時卽大歷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年于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琅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于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註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徵爲祕書監屢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顥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顥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疊無識所翻大涅槃經語小小樸質不甚流麗品數疎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崔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于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局不改棟宇具無真卿叨刺是

邦茲用憮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巖同力增修指期恢復自是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百里而遙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旣崇斗藪之功斯歛大歷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肇允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弘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都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峋載悲徂謝曷踐音塵真卿愀然憫故孰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孰慕予亦何人徒願神交愧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倣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對之時卽便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于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倣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倣從長史言話散卻迴京師前請曰旣承九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子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于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

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就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豈不謂以未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闡闢過之謂乎曰決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爲牽爲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于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儻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

蒙長交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于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于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于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于江島遇見沙平地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功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余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平直均密鋒力轉決補損巧稱爲十二意

文忠集卷十五

詩

題杼山三癸亭

亭陸鴻漸所創得暮字

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欵構三癸亭寔惟陸生故高賢能刪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遇巍峩倚脩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蘚山僧狎猿狽巢鳥來枳根俯視何楷臺傍瞻戴顛路遲迴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羣子遊杼山山塞桂花白綠荑含素萼採折自逋客忽枉岩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蠶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觀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兼葭色終朝鳬鴈聲近山猶一作全鬢髮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樽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崖樽真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葵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姜叔子尙遺德山

公此迴軒

張

維舟陪高興

感昔情彌敷

道士

吳筠

藹藹賢哲事

依依離別言

強

蒙嶽嶽橫道周

迢遞連山根

范

餘

烈曖林野

衆芳揖蘭蓀

王

德暉映岩足

勝賞延高原

魏

遠水明匹練

因晴見吳門

王修

陪遊追盛美

揆德

欣討論

顏

器有成形用

功資造化元

左輔

流霞本清淡

別鶴遽翩翻

劉劉

舊規傾逸實

新興麗初噭

顏

渾醉後

接罷倒歸時

騁喧

元德

遲迴向遺迹

離別益傷魂

韋韋

覽事古興屬

送人歸思繁

校

懷賢久徂謝

贈遠空

攀援

崔崔

八座欽懿躅

高名播乾坤

史仲

松深引閒步

葛弱供險捫

陸羽

花氣酒中馥

雲華衣上屯

權權

森沈列

胡樹牢落望郊園

陸士修

白日半巖岫

清風滿丘樊

裴清

旌麾間翠幄

簫鼓來朱幡

柳權

淡閒路躡雲影

清心澄

水源塵萍連浦中

嶼竹遶山下

李顥

景落全溪暗

烟凝半嶺昏

顏須

去日往如復

換年涼代溫

顏頃

登臨繼風

騷義激舊府恩

李顥

送耿淮拾遺聯句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

上客須留著

莫唱阿鞞回

應有夜半樂

潘丞奉

詩教刻燭賦

酒任連盤酌

從他白眼看終戀

青山郭

陸三奉

林栖非姓許

寺住那名約

會異永和年

才同建安作

羽呈樞

何煩問更漏

但遣催絃索

共說

長句能

皆言早歸惡

器別

然公那知殊出處

還得同笑謔

雅韻雖釐懽

禪心肯拋卻

校御

皎然上

一宿同高會

幾人

歸下若簾開北陸

風燭焯南枝

鵠十五

潘

文場苦叨竊

釣渚甘漂泊

弱質幸見容

菲才誠重諾

原注缺

此下

送耿淮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

嚴徐得侍臣

分行接三事

高興柏梁新

真

楚國千山道

秦城萬里人

鏡中看齒髮

河上有煙

塵。_澤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嘶。_真顧盼情非一。睽攜處亦頻。吳興賢太守。臨水最殷勤。_澤

三言擬五雜組

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興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鹹醋。往復還。烏與兔。不得已。韶光度。

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_士 修詎懸珠乘朗。不讓月輪明。_薦 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青。_真 帶花疑在樹。比燎書北斗尊。_崔 萬流華淨肌骨。疏淪滌心原。_真 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菽繁。_薦 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_修

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_士 修詎懸珠乘朗。不讓月輪明。_薦 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青。_真 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_薦 顧已懸微照。開簾識近汀。_卿

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翫月聯句

喜嘉客。闢前軒。天月淨。水雲昏。_真 倘聲苦。蟾影寒。聞裏泡。滴檀欒。_陸 歡晏處。江湖間。_曾 卷翠幕。吟嘉句。_{皇甫} 恨清光。留不住。_李 哭高駕。動清角。催歸華。重徘徊。_薦 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_修 陸士

重聯句

頃持憲節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真 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珂。曾 萬井更深空寂寞。千方百霧起隱嵯峨。熒熒遠火分漁浦。歷歷寒枝露鳥窠。鵠 漢朝舊學君公隱。魯國今從弟子科。只自傾心慙响噭。何曾將口恨蹉跎。羽 獨賞謝吟山照曜。共知般歎樹婆娑。華轂空嫌雲路隔。網衣長向雪峯阿。畫 案此詩原本缺下半十二句今從杼山集增入。

送李侍御聯句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真 東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畫 案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真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

翫初月重送聯句

春溪與岸平。初月出溪明。薦上十二者丈璧彩寒仍潔。金波夜轉清。鵠 孤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真 望望隨蘭棹。依依出柳城。畫

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薦上十二兄出餞風初暖。攀光月漸西。真 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畫

大言聯句

高歌闌風步瀛州。畫 燉鵬淪餽餐未休。真 四方上下無外頭。鵠 一啜頓涸滄溟流。薦

小言聯句

長路遙遙吞吐絲。真卿燒蠅蚊曉察難知。畫

樂語聯句

苦河旣濟真僧喜。鶴新知滿座笑相視。真卿戌客歸來見妻子。畫學生放假偷向市。鷺

嚙語聯句

拈餌舐指不知休。鶴欲炙侍立涎交流。真卿過屠大嚼肯知羞。畫食店門外強淹留。鷺

滑語聯句

雨裏下山踏榆皮。真莓苔石橋步難移。畫蕪荑醬醋喫煮葵。白縫靴蠟綫油塗錐。鶴急逢龍背須且騎。李

醉語聯句

逢糟遇麪便酩酊。全覆車墜馬皆不醒。真卿倒著接離髮垂領。畫狂心亂語無人並。羽

夜集聯句

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畫茲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真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竭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厭聖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

客有神仙者于茲雅麗陳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跡異心寧間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揖光塵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有作附

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濱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峯覩近峯何鬱鬱平湖渺瀼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蔚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喜茲好松石一言常累嘆勿謂余鬼神忻君共幽贊

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并序

真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醴泉亟過瑤臺寺圓寂上人院秩滿遷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離此寺大歷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書謁拜昭陵慨然有懷其詞曰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靈法盡無染舊集作萬法元無著一心惟趣禪忽紓塵外軫遠訪世間緣舊本作區中緣及爾不復見支提猶岌然舊本作歸以遺校

贈僧皎然詩

秋意西山多別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啓高致誅榛養翹楚鞭草理方穂俯砌披水容逼天掃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拔雲得真意嘉林幸勿翦禪侶欣可庇衛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龍池護清澈虎節到深邃徒想岧頂期于今沒遺記

文忠集卷十六

補遺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昔孔悝有蠱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其仁乎。論而撰之。敢不祇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封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鄖。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子琅琊。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裴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弘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颯。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紂。字文和。生宜城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于代。生輔國江夏至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弑。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

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于後。黃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于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直內史省。彥博又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于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爲弘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于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讚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卑。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註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舉朝莫識。盡令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肅宗批答。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累君伯父。聰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攷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玄宗監國。專掌令賛。嘗

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玄捷莫之與先歷滌沂豪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攷校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衡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于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爲察訪使魏奉古等所薦王邸初開盛選僚屬拜薛王友柱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宜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年秋七月才生明遘疾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沈旣而壽乖華髮器軒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于義方俾揚名于有後豪州生春卿昊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頤舉茂才偃師丞昊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居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昊卿叱罵之遂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旁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于鋒刃忠義形于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曜卿工詩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州司馬旭卿善

草書。胤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仁厚絕衆。犍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呆卿。曜卿。同日于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真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真長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醞藉。通班漢左清道兵。曹真卿早孤。蒙伯兄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陟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質。孝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豪州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詡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願。慈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校書。頤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喪九日不食。頽河陽尉頭鳳翔參軍。頗工小楷。洗馬頤恭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紜方義主簿。泉明、觀並沒蠻。裴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密標榜之顯。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覲頗工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弘文進士。頤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男。穎清介勤學。侍郎蔣冽賞其判。京兆兵曹襲金鄉男。岫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頤浚儀尉。頤清源尉。頂幹辦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穎左率倉曹。碩祕書正字。穎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曲阜男。穎好爲詩。富陽尉。穎好爲文。常州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羣從揚庭。頤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

誠敬仲，大智溫之激，之澹之，措挺援，撰溫泳陵，並明經康成，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詔並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鑄邈，以清白稱其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不業，有若子泉弘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于聖代，紛綸盛美，遂舉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其事，以忝聿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真卿幸承訓遺，叨受國恩，旣荷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邾顏公子封，鄖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蛇童鄰火斷珥，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憤而終，咨施室游湘東，嗟禦正凜移忠衆，黃門擅文雄，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襄華州詰訓通小祕監，盛名鴻惟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襄崇，登望苑，友桂叢，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碑側記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鑄畢，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頽封沂水縣男，碩親泰縣男，姪男頂案缺一字原本，縣男頽費縣男，頽鄒縣男，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而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碑額陰記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虢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監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虢州君居後堂。華州君于堂中生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政和公主碑

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輟夫柳潭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與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案缺一字原本常糺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贈豪州刺史顏元孫墓誌

省試九河銘。高松賦。劉奇批曰。銘賦音律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鵠店。今作曜字。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難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舍。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

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貽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謫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譏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資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僕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礪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于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託跡于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鐫雕而第六子衡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二月吏部尙書顏真卿記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子廿一日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饒州諸軍事饒州刺史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敢昭告于亡伯故朝議大夫豪州刺史府君之靈日者羯胡祿山俶擾河洛生靈塗炭兵甲靡夷二兄昊卿任常山郡太守忠義憤發首開土門擒斬逆豎挫其兇慝先蓋授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孤援絕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襄贈太子太保甥姪八人李明盧逖等被賊害者並贈五品京官嫂及兒女皆被拘囚睿略昭宣宇宙清廓脫于賊手並得歸京真卿比在平原遭罹凶逆與呆卿同心協德亦著微誠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遷工部憲部二尚書再兼御史大夫出爲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門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盡蒙國恩允南授膳部郎中允減授侍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頫授太子洗馬頂授協律郎頫授祕書省校書郎賜紺魚袋泉州、顥、頫等並蒙遷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真卿時赴饒州至東京得申拜掃又方遠辭違伏增感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縣君元氏配尚饗

與李太保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案本缺六字不獲重捧袂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澈往謹附狀不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張澈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真卿悲疚何言蕃寇推退爲憲之功忝沐深情俱增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入奏未聞悲係無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真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恕也真卿十五日離家大小俱安汎汎病瘡少愈

勿憂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勒參侯不次刑部尙書顏真卿頓首李太保大夫閣下。

千手贊已領訖。然尙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疎拙抵罪。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恩貸實深。兢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保尊體何如。所苦當轉勝也。真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前進不得。今日始至藍田。卽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何。珍重珍重。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一日峽州別駕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老十日謹空。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于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惟御史論高百僚。振古未有雜事可置。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

守政帖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齒。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修書帖

賊軍夫平使僕不惜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真卿。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奉呈充蓋醬之用可乎真卿白

訊後帖

真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真卿頓首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裴將軍詩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軍臨八荒烜赫耀英材劍舞若游電隨風繁且迴
登高望天山白雲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
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陶公栗里

張良思報漢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含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
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

竹山聯句題潘書

竹山招隱處潘子讀書堂_真萬卷皆成裘千竿不作行_{處士}陸羽練容餐沆瀣濯足詠滄浪_{前殿中侍御史廣漢李轉}守道
心自樂下帷名益彰_{前梁縣尉}河東裴修風來似秋興花發勝河陽_{推官會稽康造}支策曉雲近援琴春日長_{評事范陽}湯清河水
田聊學稼野圃試條桑_{釋皎然}巾折定因雨履穿寧爲霜土_{修河南陸}解衣垂蕙帶拂席坐藜牀_{河南房}房櫓宇馴輕
翼_鵠鵠據染衆芳_顏草生還近砌藤長稍依牆_顏魚樂憐清淺禽閒憲頷頷_顏須空園種桃李遠墅下牛羊_{北京}
_韋易三時罷圍棋百事忘_邵洛陽丞_趙境幽神自王道在器猶藏_{唐事司}且畫歡山僧茗宵傳野客觴_{河南房益}
柳淡遙峯對枕席麗藻映縹緲{水德丞}顏細_顏偶得幽棲地無心學鄭鄉_述河